



淮雲問答序

嗟乎程朱歿斯道之不明也

五百年矣

興以來言理學者

不一家觀其論著皆繆戾舛錯

緒餘非徒無以明

道抑又害之能通體適用唱率天下靡然向風者莫如王文

成然觀傳習所載亦醇疵半焉何哉文成天資高穎見道蚤

又長於論辨未免立教迫無賢師良友相與講求而討習之

夫一人登堂園橋聚聽欲其有叩即鳴聲響相答非平居論

列天理貫通安能曲當故愚嘗謂以文成之才之學使得遇

同志摩切者數年然後出而大明吾道表正源流功必不讓



孟子甚矣為學之功急資講論也吾黨之從事斯道也實始於丁丑之春維時倡之者重威同之者獨聖傳虞九及予耳寥々三四人寡偶少徒然朝夕晤言所論者即皆先聖賢修己治人之事及四書五經性理諸書之大義務期窺見全指無纖微疑惑而後即安故每一考詢輒精思極論亶々累日徃々流連予舍繼之以同榻告語終夜不寐猶若有餘憾者至客歲戊寅良友漸廣時則有蕃侯王汝升士登善偕聖傳重威虞九及予計得八人同方協志考德問業旬必一會々必講書研精覃思無微不顯或行聽受或喜質疑嗣是以後

蓋相與切磋不倦焉夫講論之有功於學固也然而形之於口不如形之於筆之尤善形之於口者其言之是與非可得而見也然未免通其意而畧其文形之於筆則雖有一言一字之疵足以害道良友即得指摘而教正之此今夏六月中所以有淮雲問答之舉也淮雲為北郊禪室離城一二里去予舍最近野徑幽曠風致清適足為吾黨講道之所是日諸君子中惟升士以子疾不至其至者則有七人乃各出其心中疑義條寫問難約有數十予方惴々然不得當是懼旁顧諸君子皆見理明快興酣筆落手足舞蹈天機暢發不自知

其樂之何從也時重威謂予曰昔明道橫渠在興國寺講道甚樂明道乃曰未知往日斯地曾有甚人言及斯事吾輩今日之舉幾為過之矣已而日未晡諸君子先後告成遂同几諷誦各言所見為之審異同較可否諸君子皆虛懷善受不執已說期歸於正有足多者用是彙而錄之遂成帙焉予於誦讀之餘時取三復雖互有得失而中道者殆什之七八矣蕃侯信道甚篤心懷浩浩每涉筆即劃然中解如尊聞行知之對巧力聖智之論非中有實得不能直截若是聖傳深思靜氣學力日進雖論事或有未當而嚴儒釋之分辨敬怠之

學精矣密矣王汝所對微存間隔至其詳論未發謂此事既去彼物將來洞見精切直可補先儒之所未逮重威躬行力久大義通貫其於昌邑之議桃應之問發忠孝之指扶正人倫春秋綱目輔翼之功一人而已虞九天資雅重致知差未及而論朱子之配享獨謂不必亦足見吾黨為學無雷同附會之習登善虛懷好善究心經術雖未詣深遠而格物致知之說發明之功亦大予識見踈陋學問淺劣卑之無甚高論至於中和之答自謂稍近之諸君子亦若有取焉夫以諸君子之從事斯道也不越二三年而觀其所得往見道之

精微予亦倖承其後得無大悖於聖人之教此亦大可幸矣
吾聞之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昔者朱子集諸儒之大成
明大道之指歸其言之當者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
或識見小偏亦必研窮剖晰而不沒其所短雖錙銖毫髮經
其辨論皆可稱量倘吾輩執洒掃於朱夫子之門而折衷其
間孰淺孰深何去何從斯亦天下之至樂也而今安可得耶
嗟乎日月逝於上精神衰於下時之治亂人之聚散皆不可
知吾輩既竊窺五百歲之絕學雖恨不獲見正於古人而幸
有同志相與講習以相益使猶然悠悠歲月終其身無成君

子以其得罪聖人也為己甚矣予是以三復斯集不勝其幸
而又廩_匕以為懼也已卯孟冬陳瑚識

淮雲問答

太倉陳

瑚確菴著

男輿以載孫潛傳編輯

問權之衡物鏡之鑑物心之度物一也顧太山之高可
衡其輕重乎千里之遠可鑑其毫末乎六合之外可度
其事理乎苟但論其力之所能舉明之所能照知覺之
所能及者而已則君子之於道不幾有窮乎

答曰君子之道猶天然天豈有窮乎然幽谷之內雨露亦有未及施
日月亦有未及照者此亦出於理勢之自然也吾輩為學於近裡着
己之地尚未能實上用功實有得力而使虛談天地之外徒見其為

惘而已且聖人與及門言學亦止言切實之理有益於身心者况我輩乎故泰山不能量其重不聞以此為衡之未平也千里不能照其遠不聞以此為鑑之未明也然則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

附重威答

重威姓陸名世儀別號桴亭私謚尊道先生

君子之於道也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知其所當知道也不知其所不當知亦道也豈惟六合之外即跬步之間有不能知者矣然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也

又

六合之外不必知舍虛而務實也老農老圃之不必知舍

小而務大也

又

權與鏡雖可借喻然天下之物唯心最靈天下之事只是一个實理實理只是一个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何論遠近故聖人在上四海之大萬民之衆莫不知其險夷厚薄愛憎去就之情其大經大法因革損益坐之一堂而天下之事皆理矣拘於遠近形迹之間以論道不亦陋乎且君子之道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以與知與能者中庸之理也有所不知不能者不必求

知能者也此非君子之窮於道正見道之無窮處唯道無窮故學亦無窮故學亦無窮所以我儒之學以達天為量而求盡之功終無已時知此然後可以論道

附登善答

登善姓王名發祥別號長源

君子於學妙於自有本領有本領而參以時宜則力何所不舉明何所不照知覺何所不及安有窮於道之時若太山之高千里之遠六合之外有所不必論且亦不暇論也

問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事

同旨異其理安歸

答曰誠字是徹始徹終工夫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只無妄語無自欺久之自有天理流行之妙不必有意養心而心有無不養之樂第力行數年覺有其驗荀孟之言先儒已辨其差弟之愚見不以人廢言荀言亦未可棄也

附重威答

養心只是收放心工夫凡人放心都是人欲牽纏將去寡欲便牽纏處少心易操存此養心莫善於寡欲之旨也人欲日去天理日來方可言誠荀子看誠字太粗淺把作養心起手工夫未免鶻突

附登善答

既誠矣復何事養心以至於誠則可養心莫善於誠則不可孟子之言得矣操其要者敬也

問伊川云性即理也性與理之分在何處性與理之合又在何處

答曰性與理之分者以有天理人心之分也性與理之合者以天理即在人心也兼氣質而言之則性不可即謂之理若止言繼善之初則性即可謂之理矣

附登善答

在天為理在人為性分也性即為理合也

問經曰必得其壽似乎顏氏之子不宜夭折盜跖之徒不應令終抑曰只論其理不必其實註云舜年百有十歲則又似乎鑿矣聖賢之言豈欺我哉

答詞亡

附王汝答

王汝姓夏名有光

顏氏夭折盜跖令終此論其變耳若道其常則舜年百有十歲迺備理數之極者也

問窮理集義俱屬學者積累工夫二者孰先彼此分別

又何如

答曰窮理只是致知集義只是力行能知而後能行然致知離不得力行力行離不得致知

附重威答

窮理是求道工夫集義是據德工夫窮理然後能集義

問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理會未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尊所聞如何便高明行所知如何便光大實處何在

答曰高明以識見言光大以氣象言吾尊所聞則溫故可以

知新識見將有日益者矣如顏子之無所不悅而聞一知十是何等高明吾行所知則克然粹然無入而不自得氣象將有日進者矣如孟子之集義而生浩然之氣是也何等光大

附蕃侯答 蕃侯姓錢名鏞

學者要踏着實地甚難言之必於理義上窮究分明無一毫走作方是踏着實地必能踏着實地方能尊所聞行所知不然尊者未必所宜尊行者未必所宜行如何便高明便光大尊所聞本乎德性者無不高明行所知合乎中庸者無不光大

問朱子曰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一註脚
答詞亡

附重威答

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
步上着力便無滲漏

問仁義二字如何分疏

答詞亡

附重威答

統體太極是仁物上太極是義大德敦化是仁小德川流

是義一貫是仁隨事精察是義未發是仁已發是義

問萬事根本於太極太極却在何處

答詞亡

附重威答

太極即散見於萬事

言夏評曰何等直截不然幾認太極為一物矣

問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
妄耳既云皆天安得有妄

答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此正合孟子性善之論然天者

何理而已矣人所為有合理不合理之分是以有真與妄之別真者可謂之天理妄者則謂之人欲而已矣

附蕃侯答

視聽思慮動作固無不皆天但為人欲所蔽便有真妄之分耳如一動必有當然之理便是天理若不當動而動便非天理安得不謂之人欲人欲便是妄

問晦菴云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豈三代以後人之行事無一合理處耶且如漢文帝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

答詞七

附登善答

三代以下稱漢文唐太宗為明主矣太宗固多駁雜誇張孝文雖多合理處然和親匈奴輕改肉刑嫡妾並坐皆不得為王道非王道烏得稱天理

問中庸言致中和是就一時一事而推極之否致字工夫如何用力

答曰人自天命之始此中和之理即已同具赤子孩提之時胸中不繫一物即所謂中也不學而能愛親敬長即所謂和

也中和人人有之但致之者少耳必如大學所謂心正意誠然後可謂之致中和其工夫全在存養省察而已註中約之精之二意不可不細玩約之有漸漸收斂入內之意精之有漸漸擴克向外之意即如戒慎恐懼何得偏擇所謂不睹不聞者而用功只是持敬於己不問其睹聞與否步步存天理於胸中然後漸漸收斂直至夢寐所不及簡精神所不及持純是一團天理此謂之約之此謂之致中慎獨則先從己所獨知之地用力然後推向外去自一事一物以至萬事萬物無不各當絕無一毫人欲此謂之精之此謂之致和玩白文

大本二字如木之有根莖欲培此根莖即在萌芽時不可不培養之是也玩達道二字如行之有路欲窮其遠先從家庭出門然後及於天下是也若然則中有幾層和亦有幾層乎曰非也中和一耳人所以致之者不同譬如吾輩所記考德其如始記敬勝怠耳怠勝敬耳行之既久然後覺其未盡也乃定分数以晰之既而講三月不違章覺向之所謂敬者俱不可謂之敬也既而講克己復禮章又覺向之所謂敬者直可謂之怠也而後工夫漸有細密之路知此可明致中之義矣且觀所記善過其始未免逐事逐物而求之尚有生苦未

研菴文集八
熟之意既而覺善念一發過念一發即無有不知者然尚難於擴克而遏抑也至工夫稍進覺善念不克而自生惡念不除而可去對人接物之間漸覺自然即人議為道學吾無愧容亦無杌隉不安之意矣知此可明致和之意矣但人不從省察用功而欲遽從存養下手固未免有象山之失使既從省察用功而無存養之功終有間斷處無論三月不違即日一至為月一至為尚難言之且省察功夫亦有得力於存養者天理既熟微帶人欲便覺非我本心然如人調攝元神偶有小疾易於驅除如有省察而無存養便似元神虧損雖病

至驅除然朝驅夕至矣然大學之所以先誠意而後正心者何也此猶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也蓋人自氣質物欲以後目所見耳所聞無非人欲若欲用功而先存所謂天理者天理安在故先自遏人欲始人欲遏則天理自見天理見便可下存養工夫矣此曾子一貫之悟得力於三省孟子不動心之功得力於集義也如國家之於敵人然必先掃除使去而後可固守封疆團練兵革也然敵人既去而非固守封疆團練軍士則敵將復至此愚見所以謂省察之功一覺有得不可不急從事於存養也大學一書為初學入德之門故先省

石齋文集卷九
察後存養中庸一書為精微一貫之旨故從源頭上說下先存養次省察也然則讀註中無物不有之義則知和之不可不致矣讀註中無時不然之義則知中之不可不致矣讀註中體立而後用行之義則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功不可不急、從事矣

問陽明先生以無善無惡為性後儒多宗之看來實是微妙但只與孔孟言性不合其故何在

答曰性可言無惡不可言無善蓋善為天理惡為人欲謂人生而無人欲可也謂人生而無天理可乎則天命謂性此句

當作何解且陽明以良知立教實陰用孟子性善之指而謂性為無善無惡未免推儒而入於禪矣

附重威答

此只是看差善字以為有形迹有作為故說無善無惡其實善只是天理天理只是平嘗有何形迹有何作為故愚以為不明性善的善字須看未發謂中的中字

附聖傳答

聖傳姓盛名敬別號寒溪

陽明先生言性從用上見得有善惡者那性體是一個精空的物事其中善且不有况乎有惡此等談言議論所以

不竭後儒言理學從未有將禪與儒一刀擘開截然不相干涉者做理學工夫多帶禪氣誰不宗其說孔子踐形盡性明明白白見得性體如是陽明畢竟無踐形盡性工夫言夏曰吾輩諸友中絕無一人畧帶禪學者亦數百年來僅事問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孟子以為顏子之時當然乃孔子與顏子同時而復周流求仕其不同者何故

答詞七

附王汝登

孔顏同當亂世何顏子獨宜於居陋巷蓋以天下之任既有孔子在前顏子自當隱居以求志耳

附聖傳答

顏子與孔子實有不同處孔子規模大若得見用不止救亂直當做堯舜事業豈能閉戶得至於顏子則是王佐之才世用則出不用則守伊尹必待三聘周流豈其所宜哉

附重威答

聖賢力量不同故處時亦異使孔子道力未優固當如顏子之閉戶使顏子道力既足亦當如孔子之周流然則顏

子所以不求仕者力量未如孔子而又有孔子在前任行道之責故也

言夏曰必如此論其義始全

問格物致知朱子與陽明之說如何

答曰格物致知是窮理工夫註中云物猶事也此句切不可忘忘此句便認物為天下之物而有陽明一草一木之譏矣蓋人心本自有知如人子本自知孝然孝之事無盡若非窮理則有為申生之孝者矣人臣本自知忠然忠之事無盡若非窮理則有為鬻拳之忠者矣此格物之功所以不可少也

蓋格物者本欲窮究此理使之明白於胸中而以為吾力行之地也即窮究此理亦非力行終不能進則欲格致自然與誠正修齊工夫相連而起非待格致之功既盡然後言誠正修齊之功也惡得以格致為馳騫於事物而失之於外乎且格致時亦必以身體之心心驗之然後有得則格致之義亦可了然矣陽明之解格致不作窮理看者非也觀之中庸則先學問思辨而後言篤行觀之論語則先知及而後言仁守觀之易經則先學聚問辨而後言仁以行之此朱子之說所以不可易也

附蕃侯答

在外之物非內也而所格之理實在吾心非外也物各具理而我格其理自誠意以至平天下無不可能豈得謂聖賢之學從未求本由外及內哉

附聖傳答

夫人性中萬理皆備只緣情欲漸染為其所蔽此時若在胸中勉強求知從何處下手朱子故云卽卽物而窮其理夫窮事物者吾心窮之也窮得一事一物之理則吾心實有一理蓋理非從外得事物之理卽吾心固有之理不過

緣事物之理而悟吾本心所有之理耳彼馳驚而無得者不過徒然馳驚於外喚不得卽物窮理未可以此而疑朱子之說也

附重威答

朱註說格物只是窮理二字陽明說格物便多端今傳習錄所載有以格其非心為說者有仍朱子之舊者至於致知則增一良字以為一貫之道盡在是矣緣他把致知二字竟作明德二字看不知明明德工夫合格致誠正修俱在裏面致知只是明德一端如何可混且說個致良知雖

是直截終不該括不如窮理穩當問何為曰天下事有可
以不慮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學而知者名物度
數是也因指天曰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當知然其
星辰次舍七政運行必觀書攷圖然後明白純靠良知致
得去否故窮理二字該得致良知致良知三字該不得窮
理

附登善答

格物致知畢竟程朱之說為無弊孔子云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學豈不是問禮問官刪詩正樂等事酌古之法合今

之宜以心之靈應物之理豈不是格致知得後尚有昵私
意踈精力而不得行者故必誠意以行之或曰天下之物

無盡一生之力有限那格得盡是不然吾人心性之學無
假於外者固不必求知於外即心性之學亦須讀書窮理方得昭隨足他若禮樂刑政名

物象數之類必要參伍考訂反覆尋究然大典章大規模
亦不過數十條而已終身格之豈有不盡他若鳥獸草木
紛曠百莩即有不知不害其為聖人此所以權輕重之序
而用力少成功多也吾輩之求知者不過如此而已但明
知故犯或知得行不得此病尤吾黨所易犯誠意工夫最

為吃緊若致良知之說非不是然知孝即孝知忠即忠忠孝豈二字可盡將冬溫夏清拜下升拜諸儀竟置不講乎抑人皆生知不習而能乎至於國家典故古今物宜豈可於靜悟中得乎恐無是理也是則其說之弊直同於禪斷非孔子溫故知新之旨也至格物之說以為格去物欲夫格去物欲獨存天理有不先知其為人欲天理而格之存之乎則是致知在前而格物在後也經當云格物在致知矣可乎不可乎夫陽明之說我未嘗深求亦不敢妄摘但以前來所驗工夫則斷以程朱為正而致良知則茫無

把柄也或天下自有聰明穎悟不假讀書而通貫古今窮晰事物者然以吾等觀之則不敢信也

問未發時之主一與已發時之主一有分否

答曰主一者敬之謂也動亦敬靜亦敬敬豈有分乎故未發已發有分而戒慎恐懼與慎獨慎字無分但天理人欲不可不辨如陽明所謂一心好貨一心好色不可謂之主一也

附重威答

戒懼慎獨分兩之功也敬字合一之功也知處要分明行處要合一

附王汝答

未發時之主一則涵養之分多已發時之主一則省察之分多二者迭相為用皆是敬裡工夫

附蕃侯答

未發已發之主一皆敬也雖一念未起與萬事紛紜之時一敬而已矣

問誠敬之別如何

答曰誠者真實無妄敬者主一無適譬如人之行路止在一條路上不肯他適此所謂敬也實上在路行走不肯懶惰

此所謂誠也究之思誠工夫既到則至誠無息便是緝熙敬止主敬工夫既到則一敬立而萬善從之心中自然克實便是至誠盡性也

附聖傳答

誠者心無偽妄敬者心無夾雜無夾雜方能不偽妄不偽妄方能無夾雜二者相資固不可即以誠為敬若離誠索敬喚不得敬

附重威答

誠字着實敬字精明誠得精明即是敬敬得着實即是誠

無不敬之誠亦無不誠之敬

問桃應章孟子之斷為經乃李延平謂後世過此等事亦須變通變通之法如何若周世宗之竟詔勿問恐驕恣益甚以人命為戲矣不可也竟置於法又無此情理若效竊逃恐宗社為重又不能脫然而去將何以處之

答曰文公謂毋不可制須制其侍御之人殺人之事未必一人自為不可不究其侍御之人也然父如瞽聵有不係於侍御而一人自為者將奈何曰此已失之在前則如周世宗之

詔勿問亦可但當下哀痛之詔極言吾不能盡諭親於道之事使親受過我之罪也我得罪天下不可以為天下君但念宗廟義重勉治百姓天下其盡言告我以事親之道如此庶幾父可免刑而我亦得變通之道矣

附蕃侯答

孟子之斷萬世之經也若欲變通則號泣以諫其父而感動之嚴飭以整齊其下而豫防之痛自刻責以分其過厚加贈恤以慰其人若周世宗之說未為盡善也

附重威答

孟子此章議論是說個嘗理之極為臣者必當公忠為子者必當全孝使臣子皆存此心則天下不患有難處之忠孝矣李延平變通之說在周時已自有議親議貴之例矣至於今功臣殺人尚得免死家主無故打死家人只問徒罪况天子之父哉萬一有之恐懼以事父哀矜以恤下使天下諒我之心而已

問大學小學之殊

答曰小學已亡其散見於經書者朱子集之然似散漫不如大學之有次第僅可備攷證而已愚意欲將小學之實上可

行者分其節目次第如大學相似輯成一書使子弟按法而行之其餘聖賢議論另附一冊不必雜入其中未知諸兄以為然否先儒以為無小學則敬字可以盡之然空上言一敬字弟子輩豈能知之恐必不可不予以法也

附重威答

古者小學是教人規矩節目名物度数今其說雖散見於少儀曲禮諸篇然不得見其全矣文公小學雖佳我亦以為近於大學而不便於童子句讀但文公曰小學工夫已缺須以敬字補之甚妙然敬字但補得規矩節目至於名

石齋文集卷十八
物度数須於格物中補之蓋格物所以窮理也窮理則名物度数俱詳矣

問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吾輩平日有一心得輒躍然欲為同志道之即用力禁制不覺又發雖公善之懷恐是伐善施勞之病幸析言之

答詞亡

附蕃侯答

吾輩未至顏子地位有善可伐有勞可施此正學問相長處吾輩原少不得此興致兼得與人為善之樂既至顏子

地位自當更進一步若不能去伐善施勞豈能至化境

附聖傳答

吾輩與顏子不同顏子是工夫進後吾輩功力未進心氣貴發露若用力禁制則後起之善端不發更有說焉吾輩即有心得未敢遂執以為是不質之同志則非者不覺此亦是辨論工夫說不上伐善施勞

附重威答

只看本體如何若有為己之心雖有得輒以語人亦是問辨工夫不害其為公善若有為人之心雖緘默不言亦是

研菴文集 十九
矜已守殘亦是驕心吝氣不免為伐善施勞

又

無伐善無施勞工夫儘深細凡見善勞而有一毫欣喜自得者皆施伐也而今學者且不必講恐涉助長到得後來工夫純熟自無此病問何為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惟仁者生知安行故於善勞處只是自然而然不見形迹若智者便有一種欣喜愛慕手舞足蹈光景也是伐善施勞然此是長進工夫恐用力克除善機反為阻遏曰然則何云工夫純熟自無此病曰工夫久則愈真上則愈澹浮氣盡

歛一歸平實不求無施伐而施伐自無矣

問未發之中

答詞亡

附王汝答

釋氏之靜寂與吾儒之未發氣象雖同實有毫釐千里之別天下未有動而不靜靜而不動者今釋氏放棄人倫專求靜寂其於動靜二字已絕其理矣譬之草木枯槁之後永無生理吾儒合外內兼人已天理渾然夜氣清明論未發之大段如此其實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譬之視聽言動

此事既去彼物將來其間已有個未發了但自嘗人不能
必自戒慎恐懼者而後有此耳中庸教人正要如此不然
何以為天下之大本

重咸曰吾兄論未發之中云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云
此事既去彼物將來其間已有個未發了可謂精妙之
極前弟與虔九兄論未發及與吾兄登善兄指岸草相
發明時意正如此得兄再一發明此道若揭日月矣但
謂未發常人不能必自戒懼慎獨者而後有此弟竊謂
不然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常人豈有無性者乎但常

人有性而不能盡性有未發而不能有中耳然常人亦
有偶合中和時節但不能察識擴克以致之聖人則能
致中和此其所以異也

問曾子孟子之學孰可效法孟子質敏曾子質鈍學聖
人者亦以敏鈍為難易否

答詞亡

附聖傳答

曾與孟相較孟子才高學不得吾輩須學曾子誠篤增一
分敬便有一分敬克一分怠便少一分怠工夫無間斷自

能到一貫地位吾輩學曾子須學他誠篤無間斷處學者
做工夫存不得一難易見若曾子當日見以為難如何能
傳道

附重威答

曾孟之學原無不同學曾即所以學孟學孟即所以學曾
何可分也其不同處只是敏鈍耳然學道無閑敏鈍只看
志之堅與不堅耳

附登善答

千古聖賢心法皆同曾子守約孟子集義二者何殊但二

賢畧見有不同者則資性之異耳鈍者入路之難畢竟比
敏者不同而敏者所得或不如魯者之深切各有好處

問求人譽我固所切戒人自來譽何以處此將舉一事
迫不能待雖事幾未及亦欲一朝立就果有濟於事否
耶我以道正人人不能從即從之或作或輟抑當怒之
否耶

答詞亡

附聖傳答

人來譽己若所言當固不為譽若所言不當只淡然無言

致恭以謝之至於踈急圖事非有德者之所為即為之事亦不濟即濟事亦未必盡善若夫以道正人能從固好不能從與從而不力亦要看其人何如苟真可教者當再加婉轉開導之法不然則聽之而已何用怒耶教則踈聖門已言之矣

附重威答

若人無心之譽我亦以無心處之若有心之譽此佞人也當亟遠之問有心無心何以辨曰但胸中絕去好譽根子譽至即察無心有心自然立辨

附蕃侯答

人自來譽承之以謙雖能者不可自以為能又要誠篤毋得偽謙若事機未集必不能濟事何必欲速至於以道正人人不能即從要看是何等人應怒而不怒非也不應怒而怒亦非也權其輕重盡其在我而已

又

吾輩學道不從者少作輟者多意氣相期互相勸勉當毋以數踈為戒又豈宜有因數而踈者乎夫以道正人而至於怒其親我也至矣是畏友也夫友必有可畏而後知其

可親是宜加意親之猶恐有失而不獲聞其過况敢疏乎
正人者亦各因其可怒者而怒之則疏我者非以數而疏
也親我者將以數而愈親矣其不因數而疏者無庸怒者
也其數而愈親者未必不得力於怒也然則怒亦教人之
一術哉能用其怒者豈無令人不得不畏而愈覺其不得
不親者乎

問聖門傳道何以獨稱曾子豈聖人真有微言秘指但
以告曾子而諸子不聞者歟且性與天道子貢聞之一
貫之理兩賢同告何後之言傳道者不及子貢也

答詞亡

附重威答

此吾儒之所以貴乎任也子貢之學晚年大進未必遜於
曾子然而無傳道者未嘗為萬世存心耳曾子不作大學
不得子思則與子貢同吾儒安可不以萬世存心哉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
陽明云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三子譬如
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
中俱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

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俱長孔子之和只到得
惠而極清只到得夷而極任只到得尹而極若謂三子
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矣此言亦似分明
亦似有理然則朱子之說非歟

答詞亡

附蕃侯答

朱子之說確而當陽明之說似而非朱子但說巧不足原
未嘗說全無巧陽明謂三子有力亦有巧固是至謂巧力
實非兩事則甚謬矣但巧非力終拙力非巧不濟孔子惟

巧力俱全故能造聖之極處而得其時中三子惟力有餘
故偏於清任和惟巧不足故未能覩其全體三子若過孔
子且當裁其有餘而補其不足豈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
足其力反過孔子乎其過處正見其不足處

三子

問晉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桓溫見之怒謂其子曰
枋頭誠為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自是閔君門戶事其
子遠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性方嚴諸子乃號泣請改
盛怒不許然則直書者正乎請改者正乎盛既怒不從
諫其子將何如乎或謂盛有董狐齊太史之風信乎且

使盛為史官則為盛者與其為子者又當何如乎

答詞亡

附登善答

孫盛晉春秋私史也私史褒貶自有麟經遺法可以隱微其旨即欲直書其事然當藏之名山何故輕出取禍若盛為史官則董狐南史之遺風固在盛固當以身殉子豈得以擅更耶

問霍光與廷臣定議廢昌邑請於太后使此時太后不許光將若何廷臣又將若何

答詞亡

附重威答

霍光之廢昌邑絕無私心然可謂無私心而未必當理也三代而下如征誅揖讓放君等事雖使聖人處此亦不可為亦必不為霍光悞處在於廢君許不許不必論也曰然則昌邑之昏亂竟聽之乎曰慎於迎立之時可矣既迎立恐不得輒廢

附蕃侯答

霍光不學無術其悞處只在輕立昌邑昌邑之昏亂日甚

不能君天下守社稷豈能事太后乎太后亦欲廢之久矣
但不能輕出諸口耳光既失之於前已無可奈何此時社
稷為重君為輕光亦不得不任變置之罪况光學問不足
而精忠有餘廷臣無不推服太后亦當心許且其輕立已
悞豈容再悞其定議必有確中機宜者矣又豈有不許者
哉

問陽明有言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如眼內着不得
些子塵沙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
不得如眼中放些金玉屑亦開不得其說然歟

答詞亡

附蕃侯答

此說雖是而亦有不然者學者初做工夫時先要好的念
頭多日進一日漸覺有着力處到大段着力不得然後可
幾於化神化之後畧無留滯若有好的念頭不可謂大而
化之者矣陽明之說不可為初學者道也

問汲黯矯制發粟陳湯矯制發兵事雖不同矯制則一
使在一時何以處之

答詞亡

附登善答

汲黯發粟陳湯討狄矯制一而事情異蓋民饑不能一日待冒罪為之事猶可褒若兵乃利器而鄧支此時又未嘗犯邊為患雖有可誅之罪請討未必不從如邊將皆矯制則提兵殄滅又何所忌憚耶此斷不可若湯者廢其身封其子可也

言夏曰竟當廢子亦不必封

問陽明謂心不可逐物目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便坐在吏部要調

軍便坐在兵部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不得職然乎否乎

答詞亡

附重威答

心不可逐物亦不可離物君不當侵臣之職亦不可不察臣之職惟天縱之聖可以生知安行惟紹堯致治得人任職之舜可以無為而恭已

問宋高宗時徽欽在北金人以和議愚宋斷不可從矣使金人下之令曰爾不和我當殺爾父兄如項羽之於

石齋文集卷二十八
漢帝則將如何而可以不悖於舜竊負而逃之義如何而可以無罪於宗廟社稷請聞其詳

答詞亡

附重威答

設金人果有此舉是窺朝廷有人無人也朝廷有人當下詔曰醜虜犯順二帝蒙塵凡我神人無不共憤今復劫以大義要我講和明肆欺誣謀我社稷堂上天朝豈為爾犬羊所愚自今與汝虜約若還我二帝納貢稱臣則息兵休民姑赦爾罪若仍前要挾是欺我中國無人也二帝在漢

被辱已極雖生猶死萬一犬羊肆毒更致不諱朕當親帥六師直擣漠北窮天極地不與醜虜俱生如此詔辭則在我之理絕無虧欠且金人見朝廷有人或送還二帝亦未可知矣

附蕃侯答

若金人果以此說要挾求和必責其先歸二帝後定和議不從則當閉關謝絕如吳王之嘗膽坐薪時刻不忘復仇俟我生聚教訓內治脩舉然興師信任張韓劉岳輩而勿為之牽制終於仇可復而二聖有必歸之理此仁智合一

之事也後

淮雲問答續編

太倉陳瑚確菴著

男與以載孫澧溥編輯

問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則為仁自是易
事至樊遲問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則為仁又是難事
聖人之言必非自相刺謬幸有以明之

答曰仁道最大以為易最易以為難又最難何也正所謂道
不遠人夫婦可以知能而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欲仁仁至言
乎夫婦之所知能也聖門如顏子仲弓司馬牛之徒其問仁
則聖人皆有以告之是也仁之道大言乎聖人之所不能盡

也聖門如顏子僅謂之不違仁而他如仲弓求赤之徒則不與其仁是也然瑚竊疑尊素兄所引先難句為未達其意為此言先難但云先其事之所難耳非言仁之難也猶所謂克已須從難克處克將去也

附重威答

欲仁仁至就心說先難後獲就力行說欲仁仁至亦不易先難後獲亦不難細心體認當自知之

又

問欲仁仁至亦不易曰搯則存舍則止豈非不易歟問先

難後獲亦不難曰不計功不謀利則又何難矣

問中庸二十三章註云自其善端發見之偏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功固全在致曲又云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所謂誠之者非耶若爾則形著動變自應一齊俱足何故又有差等如所云孟子明動未變顏子動變未化之類有誠之後似還有許多未盡之功則將如何着力用工到得化境與至誠為一耶幸細辨之

答曰文公云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則知有誠之後已具聖人體段了分明是孟子所謂克

實之謂美也此後畢竟還有工夫然亦無甚等級只是熟之而已此其次序正如大學知止節相似非如自志學以至不踰矩也若致曲二字內則等級次第甚多到有誠時已具全體不必止於致曲到能化時并無曲之可致矣

附聖傳答

致曲是散的今日致得一曲明日致得一曲直到有誠則已打成一片了如云德盛仁熟有誠者已是有德已足仁矣但未盛未熟也涵養漸深則漸盛漸熟以至極盛極熟大易所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此誠形以至於化之功

候也○此節文義大約與聖經知止章相類

附重威答

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猶孟子言克實之謂美盡矣但未至耳蓋一曲亦有誠一誠亦有形然即謂之誠形則不可故朱子釋誠必以曲無不致德無不實為言也形著明猶孟子言克實而有光輝之謂步也俱有差等孟子明動未變顏子動變未化誠確論也到得化境亦是誠到盡處物自化之猶易所言飲食宴樂俟其自化大段着力不得至於用工之方則一部大學也

研菴文集三
問中庸註曰曲一偏也論語註曰須從性偏難克處克
將去既同謂之偏矣一欲推極之一欲克治之敢問何
說

答曰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中庸之所謂偏言天地之性也論語之所謂偏言氣質之性
也天地之性不可不致氣質之性不可不克所以一言推極
之一言克治之也然為善之道從其所近而為之去惡之道
從其所難而去之此大全中所以有程子之論也蓋天地之
性乘於氣質之性而後見故質之厚者多近於仁剛者多近

於義從近仁而致之則仁之量可盡矣從近義而致之則義
之量可盡矣此亦入道之捷指而惜其說之不全何也質之
近於仁者豈遂無義端之發近於義者豈遂無仁端之發豈
彼固欲其推致而此則不必推致乎若然則夷近於清止從
清致之可矣惠近於和止從和致之可矣毋乃有所未盡歟
此朱子所以有取程子之論而或問復深辨之以為當以事
言而不當以人言也以事言則有當理不當理之辨而天地
之性易見矣是言致曲即可以該克己之義若如程子之說
則言致曲又必言克己而後始全也要之文公註中謂悉推

致之以各造其極玩悉與各之為言則亦精矣密矣程子之論亦在其中矣

附虞九答

虞九姓江名士韶別號葉園

二偏字不同中庸註偏字是其天性之善處論語註偏字是其氣質之惡處天性之善惟恐不足故用擴克氣質之惡惟恐有餘故用克治蓋天命之性本無不善但有生之後漸上汨沒所以不能得其全體惟於一偏處發見出來苟能因其端而推廣之以造乎其極則繇小至大從一至百若火始然泉始達莫之能禦矣所謂克其義理之性是

也至於氣質之偏處即其惡私欲之來莫不因吾性之所近而入其入之也易則其去之也必難苟不於此處着力將有流而日甚者矣故克己者必能如割至愛如赴湯火而後能絕去私欲復還天理所謂矯其氣質之性是也學者不能擴克此善則德業日衰理必不能以勝欲不能克所難克則病根日深而性之所存者亦幾希矣此二者義雖不同而其理實有相因者也

附蕃侯答

兩偏字各自不同中庸致曲之偏善端之發也程子性偏

之偏氣稟之拘也善端之發當知擴克氣稟之拘當知裁
正豈不一欲推致之一欲克治之也

附聖傳答

中庸註曲一偏也是善端發見之偏也善端發見自然該
推極之論語註性偏難克處是氣質之病也謂之克己自
然該克治之兩說不相悖也

問吾輩講貫切磋有日矣相見諄勉氣識稍定退而居
一室接世務即多搖奪豈舍群居遂無取益耶謝上蔡
語尹和靖曰吾黨從程先生言師行則如日服烏頭顏

色鮮好一旦烏頭力去如之何豈索居冥學先賢亦怵
此耶夫子謂遯世不悔惟聖其能而陳蔡之厄致懷率
野賴顏子同心欣然解頤吾輩未能希聖所談不及古
今十之一所行又不及講論十之一尚或思沾斗祿分
藝雕蟲求工則妨道業却去又為雞肋心戰未決於聖
人出處之道若何而合耶

答曰吾黨為學所以全恃良友者以質柔之故也良友輔仁
雖不可少而獨居省察全在自己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
已用力則遇良友之教直如時雨所謂栽者培之也不然雖

窮年累月講論不倦究竟安能有成耶○向來以制義為分
外事甚厭棄之近始覺有進此本時制且甚可以發揮性情
吾輩竟以文為詩教可也先儒有言吾人為文當於少年作
好到後年富時既不能長益且無暇為此誠至論也至於利
祿富貴則當浮雲視之而已

附登善答

類莫親於良友樂莫大於辨論然入談聖道而悅出見紛
華而趨者則志不立而中無得也志立斯有深造之勇有
得斯知世味之淺則凡平日師友所嘗精辨者以之讀書

處事無不當也不然即日覲良朋而聆謹論亦何異燕僻
之士耶若吾人束髮受書即思用世而德不稱位危辱隨
之聖賢以是有義命之安程子曰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
志使孔子生於今日亦應科舉然科舉豈足以累聖耶吾
儒惟有養志待時處則盡孝仕則殫忠或忘一身以救民
或達先幾以避世務為真實器量之人而已若夫詭遇取
合世俗之事君子不為也

附尊素答

尊素姓曹名鈞別號雪堂

甚矣良朋切磋講貫之功其益莫有大焉者矣即以不肖

某自驗之而知索居真學之為真可畏也夫自未接諸兄以前則其心之鄙吝穢惡固不可言矣得見以後遂欣上乎有樂善之懷斷乎有趨善之志矣及去館而之家而其心遂稍有不同者既將之館而其心又凜乎若良朋之在前而步趨舉動俱若有束縛者然是即所謂烏頭之力也古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豈無所為而然哉至於出處行藏之際只存乎我之一心吾儕今日問心辨性不過是求正心術以為將來致君澤民地耳不是丟下功業別求所謂心性求盡乎心性蓋欲大乎其功業也然而奉時王之

制必欲借路雕蟲亦只是我自做我文字而已於心學又何所害朱子曰科舉非能累人自是人累科舉兩言盡之矣

附蕃侯答

天下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吾輩正恐少不得服烏頭也子夏聖門高弟猶出見紛華而悅入聞聖道而悅若非日服大成烏頭豈易遂有後日之肥也若夫聖人教人原非分道德功名而二之盡我道德之事正是立其功名之實若不足以立功名又安成其為道德乎故徒務功名

則有妨於道德道德未嘗妨功名也如今日之講學必有心得見之於著作便可傳世出之為經濟便能安民此處不為徒處出不為徒出出與處之所以合也然則吾輩若遺却功名即是道德之欠處亦求其所謂合者而已

附聖傳答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朋友砥礪為道謀也古人有力量者脫去功名覺得刀斬斧截不復芥蒂至於德業既就出而道行於世則始為脫去者究將大得也惟其始能脫去所以終能大得也若云思沾斗祿分藝雕蟲則非吾輩期許

之本意矣抑獨有說焉時王之制以八股繩束人心浮華之業大累性體若夫說理切實論事實直不以為腐而嗤之即以為迂而笑之矣人情可畏大約如此吾輩自行已志窮理盡性力行體道在外之務需之聽之為己為人夫子之論學已明白矣何敢忽焉

附重威答

吾輩講貫切磋正謂動靜交修出處咸當耳觀上蔡烏頭之言則知程門弟子後來多不能大成者正坐專恃烏頭圖修之學未力也然烏頭亦不可少只要好之好之則烏

頭自至所謂德不孤必有隣索居冥學聖賢決不如此至於出處之道用行舍藏聖有明訓文章一事特執見之贅耳天下無道外之文又何患雞肋之妨道業哉然而難矣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不過是格致工夫格物致知如何便能盡性至命經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未知至誠之盡性亦從窮理上着力否

答曰言命言性言道一理而已矣天下隨事物而理在焉大而天地細而飛躍物也理也鉅而倫常微而周折事也理也精而禮樂詩書鄙而飲食居室事物也理也於此而不能明

者不知所謂道也即不知所謂性不知所謂命也故有志於聖賢之大道者必非無可以無因而悟者也致知為之始也故或窮諸天地古今之際或窮諸語言文字之間或窮諸日用倫常之事或窮諸飛潛動植之微窮之者所以盡物物之太極也盡物物之太極者即所以會統體之太極也知至則行可盡矣盡性至命其不由於窮理也哉至於天下至誠雖是說生知安行之聖人然以舜之大聖而必曰問察曰執端其不遺於窮理之學亦明矣故知命者其必自格物始

附尊素答

窮理止言擇善盡性則兼明善誠身而言朱子所謂察之由之也但此言至誠是生知安行不假工夫察之如舜之明物察倫由之如舜之由仁義行耳故至誠之盡性不必在窮理上着力而自能盡性然究竟仰觀俯察好問好察至誠何嘗不窮理○吾輩為學止是窮理亦不能盡性須是擇善固執一齊下手始得

附重威答

古人窮理工夫非徒知之正以行之格物致知所以誠正修齊治平也到得盡性時便已知行兼盡朱子所謂察之

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此耳至命只是天人合一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矣然未有不從格物致知始者窮理如何不可盡性至命

問天命謂性時人與物俱命於天其所得於己者同乎否耶朱子曰人與物理同而氣異乃物之知覺運動與人同而仁義禮智與人異則又似氣同而理異者何歟答曰理同氣異於大德敦化觀之也氣同理異於小德川流觀之也理出於一故同氣散為萬故異惟其氣異故所得之理亦異也然則氣同者非真可謂之同也但可謂之相似耳

石齋文集十一
即如飲食男女此氣之為之也若直言氣同則豈人與物於此遂無分別耶故僅可言相似耳不可言同

問周公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天與上帝如何分其配之也果來享來格乎果有所謂如神如人者乎

答曰帝即天也非天之外別有所謂帝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郊而以祖配之義取於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義取於成也此周家配天配上帝之分也古者祭天掃地行事繭栗陶匏其禮甚簡聖人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季秋復有大享之禮天

者尊之辭也尊祖故郊以配天上帝者親之辭也禴親故明堂以配帝尊也而親也者周道也周公禮以義起也蓋以祖禴有尊親之分故有郊與明堂之異其祭以祭之異故有天與上帝之異其稱也豈以祖禴之異配而有取義於天與上帝之分也哉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此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樂歌也而曰維天則知上帝即天也於尊后稷以配天之詩而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則知天即上帝也其所以異其名者猶一天而有蒼天昊天旻天冥天之稱也豈真謂天果有異也哉至於來格來享如神如人亦存乎

我之一心而已矣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又曰天猶道之費兼言氣帝猶道之隱專言理

問孟子於齊梁諸君屢以致王為說且其明堂勿毀之言更疑於無周者其旨何居

答曰聖賢之心無私一天而已矣當戰國之時周必不能有為此天也齊梁强大可以致王亦天也天者理勢之當然也湯武之放伐易謂之應乎天孟子以湯武之事自任者也故觀於役大役強之論可以知孟子順天之學矣曰如是則凡

强大者可以凌弱小亦將誣之於天毋乃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耶毋乃啓人以妄作之志耶曰非也天者合理勢而言之非去理而專言勢也宋亡而元帝以元有得天下之勢亦有得天下之理也六國滅而秦帝然二世而亡以秦雖有得天下之勢而無得天下之理也曰如子之言則孔子當此亦將使齊梁之王耶曰是又不然孔子為文王必不為湯武此可以類推也蓋聖人以天自處次則聽天所命以天自處者吾行吾事而理自從猶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聽天所命者見其理之如此則從之猶易之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孔

子文王以天自處者也湯武孟子聽天所命者也即使孔子
生於齊梁而得位行道恐亦當以尊周為先若孟子之意則
齊梁直可致王周天子而在封以大國賓之而不臣已耳然
此亦是天道合當如此必以此議孟子者固非即曲為之解
者亦非也

附虞九答

戰國之時天下大亂有志乎天下者其所重必不在存周
而在救民苟有行王政而王者孟子必出而為伊周之事
矣且天下大勢已在七國寧使齊梁有可王之機衰周必

無復興之理擁戴微弱之邦號為服事而使豪傑紛爭萬
姓塗炭是勉存天子之虛名而遺斯世以實禍也豈聖賢
之心乎明堂之對孟子欲行王政之極借此以聳動之耳
豈暇為周計亦何必為周計哉詳於君輕民貴之旨者可
以知孟氏之心矣

附尊素答

君臣天下之大義也聖賢綱紀人倫豈敢把第一件大事
抹煞然在猶知有君臣之際則其義當顯然以明之如孔
子於齊桓晉文之際則作春秋是也在全不知有君臣之

際則其義當隱然以存之故孟子在齊宣梁惠之時則以
致王為言是也夫孟子致王之言似專切於救民然尊周
之意未必不隱寄於其中如與梁惠王言仁義而曰未有
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君臣之義在其中矣俾
梁君果能居仁由義自然要尋出個仁義原頭則尊君親
上當不待言而可知者其與齊宣說不忍一牛是擴充其
惻隱之心也夫四端同出一原能惻隱則恭敬辭讓是非
一齊俱到安有真能愛其民而不能敬其君者也此孟子
雖不言尊王而其意則未嘗離之以為言也所謂本原之

論也至明堂一說更其尊周之顯然者彼劈頭便說王者
之堂已凜乎棟以天王之大義矣雖以行王政引之然只
說文王治岐不說起武王其心便自可見蓋以文王固戴
殷而非滅殷者也至他日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而直對曰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則聖賢心事自是曉然於天
下萬世何疑於致王之屢說乎

言夏評曰雖未確當當日心事而其議論自成一說且
大指亦足干城名教

附蕃侯答

聖賢之心大約以救民為主春秋之世天下猶知宗周戰國之時天下不復知有周矣孟子即欲尊周勢必不能使當時齊梁諸君能為湯武雖踐明堂而出政治必有所以處周者矣亦奚不可所以孔子之時只說一仁字以誨人孟子之時分出一義字以救世要之孔子必為文王孟子必為湯武者也

言夏評曰仁義原不可分析不可道文王是仁湯武是

義

附聖傳答

孟子躬抱仁義欲得齊梁諸君用之而大行其道此素志也周之勢至此亦衰極矣使諸君有能大用孟子者行王政興王業自當有善事周室之作用不至如湯武之於桀紂也明堂之對欲引動齊王行仁政耳豈無君之心哉

附登善答

聖賢之所以有用者以其能達權也聖賢欲救民而用世則必不為小儒之迂謹而喪功戰國時人類之禍極矣有王者起發憤修德輯列國之煽虐救生民於塗炭斯真聖賢所望而願事者如春秋時周室尚稍能自立然孔子歷

聘恒欲事齊魯宋衛諸君豈真忘周哉以此教國者非王懿親即其勲舊一旦乘權措政奉諸君為方伯討貳扶衰興滅繼絕以襄天子即不幸共主孱弱則視天所命徐為天下計耳乃孟子時則周室愈微而宗盟異姓諸名侯皆盡又不能坐視世之淪夷則起而圖功者非大國之君足用為善者其誰與歸即使文武之德未盡而明天子突興然於修職奉共之道未有損也不然使孟子而貪利急功者則當朝暮秦楚為縱橫言以求售而孟子足不越齊梁鄒滕諸善國豈非猶得孔子遺意哉不察而以為無王亦

見其迂謹不知變也已

附重威答

愚嘗謂孟子於此有湯武作用明堂勿毀此聖賢公天下之心即文王武王有德易興無德易亡之心也文武豈以明堂私其子孫歟况乎孟子之王齊梁非獨天下人願之即當時周天子亦願之以天下之所同願而立為天子封周為賓以比三恪固聖賢之大作用萬世之公心也後世不知此義有利天下之心而復牽於放伐之說徃々功業既就而復飾為禪讓之事以文之如唐宋之為者使儒者

議其得天下之正不若漢高其以此也夫

問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日月星辰何物也有質乎無質乎四者之繫於天乎天之所以繫四者乎日何以精光射人月何以有盈有虧且日月何以嘗經於天星何以有隕落辰何以無定在豈其繫有不同者乎

答曰天事不可求言人事而已矣若言天事則不得不恃書本然據書本之說恐不足使人信而適使人疑也日月星辰氣也其無質固矣既無質則必無係之者此其理易曉若夫日為陽精故其光射人則陽之精何以偏聚而為一物也月

自評曰此終不可深疑若然則萬事萬物皆不

可解矣

既受日之光以為明則當全體皆明何以有盈虧即以粉抹

彈丸之說言之則彈丸有質故半可粉而半可不粉若月既

其未要不知朱子何以取之

無質則何以見其半不見其半也星之隕落氣之散也然及

地則為石將於空中何時凝結乎無星處皆謂之辰故邵子

以天之辰對地之土辰亦不過即天耳猶土之即為地也而

何以言天之所係乃云日月星辰也若云三辰則自當在星

辰中論矣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意者日月星辰為嘗語而辰

字亦帶言之與要之天事甚遠恐雖至一貫之後亦不能鑿

然有據者也○辰字竟作三辰者以星之大者而言星則以

小者而言似亦近之

附登善答

日月在天以為有質則物之高者易墮久者必散日月何以終古懸象獨無所變竊臆考之而知是乃陰陽之精蓋氣之所聚而成而未必其有質也何言之於其魄而知之日之將升將沒月之朔後晦前皆有魄可見而視其氣之盛衰以為明暗蓋光之在精魄者常神其在質者常死鏡之光珠玉之光在質者也有物蒙之則暗否則久而常明也日月之光在精魄者也非物所可蒙而自為倏忽明暗

言東曰此與借日為光說不同似東為精妙

者也以故或一日周天或一月一周天自率其氣之流行而非必真有繫也日之中暗而外影則明月無光借日為光故近日而弦對日而望所以盈虛不齊沈括之論朱子不能易也星繁然在天各象地上所有其飛流隕落亦視其氣之流行盛衰若恒星不見星隕如雨紀於春秋者孔子雖不著其事應然觀列國篡弑兵革之禍誠古今大變變將極其精先降未必不如是也朱子釋北辰以為無星之地而古註又以心為北辰伐為北辰者則借文言星而非星即辰也惟衆星晝夜運動則辰安得有定在有定者

者其唯北辰乎

問學者莫先立志故學者之志如射須是認個靶子至功積力久自然至於中的學者之志亦猶是也吾儕今日懇懇勤勤朝乾夕惕考德問業講習討論畢竟有個志願所在請各自問在己要成得何等造詣天下要成得何等世界方是志願滿足言之亦足以驗將來之人品功業昔人師弟朋友之間往往以之相考質者非無為也諸君子盍各言之

答曰古人言志每非妄言須是實實見其心中所得與力所

能為蓋四書中志字如志於道及志於學先儒解之每曰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故又如此然後可言志也即如顏子謂無伐無施真能無伐無施者也子路言車裘與共真能車裘與共者也孔子言老安少懷真能老安少懷者也何嘗有一言之妄耶曰曾點言志言其力之所未及而夫子與之何也曰他資質高實實見得如此分明是老安少懷氣象故夫子與之蓋當時學者俱是自做工夫三子不能見到而曾子點獨能見到便是開關之論則亦實有心得非妄語也使今人言志或無曾點之識見而摭拾其語或果有三子

之學術而言其所能為則夫子必與此而不與彼矣吾輩生於聖賢之後道理洞然在前未能力而行之而撝拾餘論以為言雖說得極大總涉自欺糊不敢言志○先儒謂志剛而意柔志主定向言意主偶發言故有剛柔之分也糊雖不敢言志然豈無意之偶發可為諸兄告者耶曰意之偶發則亦時有私淑先儒文公之意云耳要之豈敢遂以為糊之志哉

附尊素答

志之一字未可以易言者也今人浮心蕩氣茫然銅溺物欲之中便逞口浪談謂願規矩至人建立絕業此還說不

上是英雄欺人語直是妄人醉夢話耳夫所謂志必須先要平心靜氣自問自思細細密密詢訪向此心真實所在覺得如饑之望食渴之望飲見於羨牆形於夢寐有不至如是不已者然後方肯實實想着此處下手用力庶幾後來或可實踐故必如仲由之願共物顏子之願克己聖人之願大同纔不是虛話某有生來尚無定見少年志向頗好思欲讀書顯親中間沒志氣覺得利欲薰心思仇忿激存着個駟馬高車赫奕里門之志何鄙俗也此直不是志直物欲之浮氣耳今年幸交良朋瞥見天理覺得從前所

作種種皆非深痛半生虛度鐵石著志願必要把後半世身子做個全人淨掃物欲得養成此志此氣直可與天地相通方是快足至於見諸事業只是把世上饑寒斃獨的措置他無不萬全其奸邪桀黠者感格他無不自服使今日世界粗粗見一個三代氣象則生平之願畢矣請得一言以蔽之曰齋明以對天至誠以遇物而已矣志固如是恐猶未易言也

附蕃侯答

以某之所志則大矣但返之於躬每每行不顧言志為欲

奪豈不哀哉又何敢言志哉雖然願畧陳其意夫聖門有曾子者以魯得之彼何人哉而能如是耶素願以曾子為鵠但內志不正外體不直猶待於諸兄之入彀者引弓以示耳至於功業則又在可見可隱之間半行半藏之內尚未知其如何而可也

附重威答

士而不知聖人之道則已士而苟知聖人之道則又豈肯以小成自安哉儀自丁忍歲來已竊好大學而妄意乎內聖外王之事然三年以來德隳業喪其得罪於聖人并得

罪於己之始願者蓋不可勝道也聞尊素兄之言赧乎其愧之嗚呼吾亦何以慰吾良友之望哉惟有洗心滌慮捨死向前隨其力之所至而已高自期許吾不敢也

附登善答

先儒曰君子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吾黨非無耻君不為堯舜之志而動於禍福則功衰於小喜非無博文約禮之條而誘於習俗則業或廢於半途所賴良友之切磋與事變之閱歷庶識力大定而成已成物非虛語耳故仁為任而死後己者為學之的也治則現而亂則隱者用

世之準也奉此兩言以畢世耳敢遂定所至與所致哉

問學者主敬原是徹頭徹尾工夫自下學立心之始以至聖神功化之極總脫不得敬經曰篤恭而天下平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以篤字之意詳之則又說入內去了故章句以不顯其敬釋之則篤恭二字似乎近敬字之義矣若以為篤恭即是敬則經何不說君子敬而天下平敬與篤恭畢竟有別否

答曰恭在外而敬在內四書中言敬字或有兼言外者言恭字則未有兼言內者也如溫良恭儉恭而無禮居處恭恭已

正南面之類皆言外也獨此篤恭二字則直當以敬字釋之
觀註云不顯其敬可見若以為言篤恭而天下平何不言敬
而天下平遂謂此恭字之意與敬有別而或有深意存焉則
是求之於文字之末而不通之於義理之大也

問中庸二十章前言修身後言誠身豈不相關二者或
同或異或偏或全厥有辨矣小註以明善即大學致知
之事誠身即大學誠意之功朱子是之則果是耶否耶
答曰修字指用功而言誠字指用功得力而言修身所以求
誠其身也今日用功今日即可言修身然不可遂言誠身也

此章修身誠身之分如此小註言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誠
身即大學誠意之功則其說恐有未盡然也夫大學總結蓋
嘗明言之矣曰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則致知為明善之事
而非明善為致知之事也又曰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則誠身
即誠意之功尤說不去矣夫身之誠也必待意誠心正身修
而後謂之誠也專誠意未可以言誠也故曰誠身之本也而
何反以誠身為誠意之功也哉則其說之非有不辨而可明
者矣然則朱子是之之說或殆有誤耶

問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如天能覆

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此用之殊也天必不能載地必不能覆何以又言體一歟豈覆之理即載之理歟此又於何見之歟先儒謂凡事凡物皆當見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是其用否所以然是即其體否彼聖人之於道其所以然者有所未盡乎抑其所當然者未盡也唯明辨之

答詞亡

附重威答

費隱二字分體用以道之可見不可見而立名理即在氣

上故曰費然即氣求理又不可見故曰隱體一用殊所謂理同而氣異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此氣之異而天地皆本於太極故曰理同覆之理即載之理於此可見也所當然不可窮所以然只是一一者原也不可窮者流也所以然正是體所當然正是用聖人之體可盡聖人之用不可盡故謂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其說非誣也何也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得位博施事之所當然也不能盡也而所以得位所以博施之理則未嘗不能盡也蓋當然之理隨時而

見弟子之時則有弟子之所當然大人之時則有大人之
所當然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所當然孔子之時則有孔
子之所當然欲舉而兼盡之勢及不能若夫所以然之理
則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皆是道也萬化之本萬事之根也
不徹則己一徹則無不徹孔子語曾子以一貫朱子收竒
功於一原皆是也故聖人能盡其所以然而不能盡其所
當然能盡隱而不能盡費能盡體而不能盡用其說非誣
也曰以聖人而不能盡用得無為體病乎曰不足病也體
在我者也用乘乎形勢時位者也得其所以在我乘乎形

勢時位而時出之所能盡者則盡所不能盡者不必盡不
足為聖人病也

問吾儒道兼體用固與釋氏虛無相去遠甚然初學所
患者世緣牽引檢制不嚴知食色不可絕也而或失則
流矣知善善惡惡當力也而或失則忘矣望道甚遐實
攻苦之力未加也以孔子天縱猶嘗終日終夜不寢食
顏子未三十頭鬚皓烏此與釋氏艱苦之修何異程朱
汎濫於釋老甚以退而求之六經然則欲明正道其必
在先求異端之病歟抑忍嗜欲者先思絕之而後可節

石齋文集 二十六
簡念慮者先知其起滅而後可察其邪正則善用釋氏之說亦可有一二當於吾道否

答詞亡

附蕃侯答

吾儒之與釋氏異者吾儒即在人倫中盡道所以能盡人性盡物性以致中和之理也釋氏則離爾父子棄爾君臣不至夷人於禽獸不止彼之所謂攻苦不惟害己兼以惑世吾儒所謂攻苦既能治己兼能淑人孔子以天縱而得之程朱以反求而得之固異於釋者之為矣若夫善用釋

氏之說不若孟子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尤為言近而旨約也

附聖傳答

釋氏之艱苦與吾儒之攻苦雖相似然而不可學者以釋氏是求空的工夫謂克得一分便空得一分以為進步耳吾儒是求實的工夫一面克己即一面復禮豈為前段學釋氏之求空後段學聖人之求實耶程朱之汎濫於釋老固是少年誤走差了路頭後乃得聞正道原不謂汎濫於釋老多年為有補於進道之功也謂

問大哉聖人之道與前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言君子一言聖人果有別歟抑道一也而君子聖人俱在所畧歟洋洋優優果可言費之大小歟發育峻極三百三千將言道之體歟抑言道之用歟或以發育為用峻極為體其說然歟或以發育峻極為體三百三千為用然歟君子尊德性道問學其可以盡洋洋優優之道歟苟不能盡則何以云極乎道之大盡乎道之細也溫故知新與論語果有微別歟願詳言之

答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道非人不凝人非道不成君子

以道為體道以君子為用道者非塊然一物獨立於天地之間亦非有聲色形象可以夫人而見之也原其初生陰生陽生人生物氣而已矣有君子出焉以為是氣也必有所以然之故而確然不可易者立乎其先凡天下萬事萬物必如是焉而後始得其當於是舉而名之曰道是道之本體自在天地間而能知之能見之能名之則非君子聖人莫與也故言道者必舉而歸之君子歸之聖人道一也君子聖人豈可拘也洋洋優優一言費之大一言費之小然大者小者其用也而所以發育峻極三百三千者非體乎蓋兩節俱是用而體

在其中豈用之外更有所謂體也哉豈費之外又有所謂隱也哉故以發育為用峻極為體固非也以上節為體下節為用尤非也即大全中有以峻極為體段亦非體用之體體段猶云景象規模之謂耳道之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者非德不凝故下遂以修德言之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固已極乎道之大而盡乎道之細可謂能盡道矣然而時勢分位之所得為者能盡之苟時勢分位之所不得為則亦但能盡其所以然不能盡其所當也如孔子不能為堯舜堯舜不能如成周之制禮作樂可見矣溫故知新皆就一事而言蓋於一事上

既貴尊德性又及道問學通節如此若分作兩事便失之矣但論語之言溫故則稍輕此則必以溫故為本故並重也

問鍾會鄧艾既定三川會有異志思據蜀謀叛憚艾威名乃備陳艾專制之事誣以反狀意欲請檻車徵之
兩人情形當日朝中知之未深使從會之說乎是墮其計也抑不從其說乎倘艾果反事所或有其將何以應之

答曰會與艾兩雄不並立之勢也會反則忌艾艾反則忌會會反則可以艾取之艾反則可以會取之應之有三策先下

詔曰兩卿平定西川功莫與京望卿久矣兩卿可速歸朝廷同受封侯之賞詔下之日其無反志者必從有反志者必不從當預授使者以密詔詔還軍者急擊不從之人此一策也不然或詔兩人各易其軍有不從者誅之此又一策也不然或別遣一將至軍察其情形陽為解仇而執異志者於樽俎之間此又一策也

問父有急難為子者當不遠千里赴之或父命止其行或單傳無繼嗣奈何

答曰聞父之急而赴之義也親雖有命止之然恐一去之外

更無他道也蓋親聞子之欲往而止之者為父之慈其子不從父命而赴之者為子之孝以韓愈入庭奏軍中之事觀之可推矣萬一果無後嗣則又當為祖宗計或從命以俟其後可也○庭奏之事反當不往而從詔令此亦不可不知

此即講學全規中間答之一也 先大父與陸桴亭江葉園諸先生輩倡明絕學相與講貫習復當時之紀載必多惜歲遠人湮不復得見庚寅秋余於友人平原處僅得是兩編其間塗抹改竄字句脫落殊難明晰五弟晉夫一一清出且補綴之噫未始非是集之功臣也溥識

淮雲問答補遺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本義云仁陽智陰各得是道之一隅夫仁兼四端統萬善既謂之仁者則已全體是仁了如何只說得一隅且讀論語上凡稱仁者皆無不足之辭由此觀之雖同名仁者尚有異乎抑其理有可推也

答曰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則仁直是天地間之生理既為天地之生理則豈不統萬善然易又謂仁陽智陰者如天地之四時相似天地豈不時時生物而生物之德獨於春見之仁

者見之謂之仁是得四時中春氣者也如疑此仁之不可為一隅則是指春以盡四時也可乎然則仁有二乎曰非也止有全體一隅之分耳

附重威答

凡仁就心而言則為全體就人而言則有一隅且看論語言仁處凡單言仁則無不貫言仁者便有時與智者對說此可見矣仁智之分只是力行致知仁者行過於知智者知過於行行在外故屬陽知在內故屬陰

問今人說安貧樂道與顏子不改其樂所謂樂者同否

附重威答

伊川云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予意以為正不必然伊川之意恐人認道作一物未免離而二之耳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若識得此意就說樂道何妨不然還樂個甚麼

言夏曰顏子無伐無施若無若虛故伊川云然其意以為有道可樂即近於施伐耳

問尊聞行知云

附升士答 升士姓江名士超

尊所聞則德日崇故高明行所知則業日廣故光大所謂

實處只是理理無不實也今人論理多落理障便是不曾
踏着實地然此二節又須合看如未理會至實處雖尊聞
行知吾恐其或踏於異端曲學也

問陽明以無善無惡為性云云

附升士答

人性本善皆可以為堯舜此定論也若無善無惡則人與
物奚別

問晦菴云三代而下云云

附升士答

堯舜湯武功業顯著然中道相授絕無人欲凡其作用處
就是本體至如漢高誅秦滅項幾於湯武然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未必不為即以先主之仁心仁聞猶不
免於用詐取蜀故三代以下求君相知道者亦難其人

問中庸言致中和云云

附重威答

一時一事固要推極然須無時不中無事不和方是推極
若就無時不中無事不和上用力工夫便易成片段可到
至誠無息地位若就一時一事上用力未免間斷

又

致中和只是盡性工夫然盡其性便能盡天性盡物性贊
化育而與天地參豈不是天地位萬物育

又

致字工夫只是一敬字敬字即戒懼慎獨也

問格物致知云云

附虞九答

格物有許多細密功夫不是草草做去如子臣弟友諸事
同是五倫然常人是一般賢人是一般聖人文是一般愈

推愈上

問曾子孟子之學云云

附玉汝答

曾子孟子之學一是快馬輕舟一是繩趨尺步然未有舍
心本而能有得者譬之行路敏鈍雖殊倘此心誠一弗倦
自然到得他地位

問大學小學之殊

附聖傳答

古人做工夫自幼年間已把此身學得方正有規矩

性情養得馴雅無躁妄年至長成只做格物誠意正心脩
身工夫後世小學不講所以學者用功極苦只得從誠與
敬做起小學許多工夫只是誠敬二字直到大學許多工
夫也只盡得誠敬二字

問陽明有言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云云

附登善答

陽明謂好念着不得好念之發隨發隨充隨充隨遇安容
得他有着着則便為有所矣非金玉屑之在眼中與
言夏曰到正心時纔可語此

問仁遠乎哉云云

附蕃侯答

曰仁人心也人心即天理為仁者不過存天理去人欲而
已存得一分天理便是一分仁十分天理便是十分仁若
一分人欲未淨便是一分天理欠缺也故為仁之事極易
而亦極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者教人當下存天理耳
又曰先難後獲者教樊遲不計其功效也人能當下存天
理存得熟漸漸如顏子之三月不違積而至於無息不難
存得不熟如諸子之或日一至或月一至要似顏子之三

月不違豈不甚難

附聖傳答

欲仁斯至蓋仁即具於吾心而不假外求也抑凡物在外者求之難得之亦難若吾所自具之理止需靜體故欲仁即至也猶云念仁而仁即在吾心也先難後獲聖人言為仁之功也言為仁之功貴乎主一而不可分心也仁之理本具吾心而氣質拘之物欲蔽之故克去己私復全天理此非朝夕之程非一蹴可到也心有所分則治人欲者不力存天理者不固而精神氣力必有索然沮止者仁之所

以弗克盡也先其所難後其所獲聖人為樊遲言之也然而天下事以主一而成以心分而不成徃徃類然况仁道之大乎聖人之言自是相足何必疑其刺謬哉

問天命謂性云云

附升士答

人物之生皆本乎天總不外乎理氣但其中不能無偏全純雜之分故遂有人物之異而理氣又不無有源流之別所以有異同之論也何以言之人物之初先有理而後有氣理即所謂健順五常之德然其先渾渾淪淪未立名目

並未分何者為物之理何者為人之理理為主而氣不得以雜之也直至氤氳變化便有一種形迹既有形迹便有到不到處而人物於是乎分矣此理同氣異之說也及成形之後理必附氣以行有得一分氣方行得一分理氣所窒碍處便是理所不通處此氣類相似而理絕不同之說也

問二十三章註云云

附虞九答

大賢以下要到至誠地步原是極難不可一蹴而至一端

上造其極至又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就瑣碎處做工夫直要打成一片如何易得即到德無不實之時而形著動變之功原未能一齊俱足孟子之未變顏子之未化畢竟工夫還不曾到得

問窮理盡以至於命云云

性

附登善答

性是一箇渾淪的理理是一箇零星的性至誠物無不格知無不至物格故能備天之所予我知至故能識我之所本來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乃由不惑而漸至之非窮理

畫世以至命之謂耶

問周公以后稷配天云云

附聖傳答

聞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乃形體帝乃主宰故郊天之禮掃地而祭以示質也明堂之禮設主而享則備文矣來格來享主祭者之心自知之所謂精神貫天帝也豈果有來焉者乎

附蕃侯答

天者理與氣而已上帝者天之主宰也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非有主宰誰為以之故合言之理與氣皆天也分言之則氣為天而理為主宰人自受天地之氣以生氣質不同雖極愚頑以至誠感之未有不動者況於天乎天之來格來享不可知在我有其理有其誠而已我盡其誠豈有不應之理乎陰陽合散無非實理洋洋如在流動充滿自足以相感通耳如必曰天果有如神如人者欣欣然來格來享則亦豈知天者哉

附虞九答

天與上帝原無分別蓋天即理而理之所以為主宰者則

上帝也周家天下實因祖宗之功德所致而功德之大者莫如后稷與文王其祭義自當並隆實難從殺故周公因天與上帝之異名遂立二祭以分配之此答天敬祖之文極其詳盡而武周之孝思所以獨隆於萬世也既有可祀之理則祭之時自然極其誠敬而一氣之感通豈有不來格來享者乎如神如人只是主祭者不可不存此心耳天與上帝豈真有耳目口鼻可以想像求之者哉若祖宗者則可以得其聲容笑語之微矣

言夏曰與聖傳兄同意此却說得明白

問費者道之用隱者道之體用殊而體則一云云

附尊素答

道者太極而已矣天地皆本於太極故言費則天地即為太極之用言隱則太極實天地之體體專言理用兼理氣此所謂體一用殊也當然所以然之故即此可明矣所當然者天必覆而地必載用也所以然者覆之理即載之理體也由此言之所以然者一而所當然者有不可勝窮者矣則聖人之所不能盡者其在當然也乎

問吾儒道兼體用與釋氏虛無相去云云

附尊素答

此處有間不容髮者也存之即存去之決去是也其道之為空實為邪正固有不待而明者即欲借其忍嗜欲者以為節簡念慮之用亦大謬不然者也辨

問大哉聖人之道云云

又答曰尊德性句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朱子引此以解之誠當也須玩涵養進學二字涵養者存心之謂也涵養自在致知之先此或問格致傳所以亦引之也若言居敬窮理則自當以居敬屬行窮理屬知居敬者克己復

禮之謂窮理者博文之謂致知格物為窮理誠意正脩為居敬此不易之說也若居敬可解尊德性窮理可解道問學則朱子何不去存心致知字而直云居敬而極乎大窮理而盡乎細豈不明白簡快也哉

問大學中庸之別及朱子論二書之旨何處最為吃緊

附玉汝答

大學說下學中庸說上達此大學中庸之別也大學言至善而上達在其中矣中庸言存養省察與擇善固執而下

學在其中矣但有多少之別耳文公論大學而於末章以致知誠意為當務之急論中庸而於末章以為已謹獨之事為當盡心此是吃緊之論蓋人之為學只是為已為已只是謹獨故於誠意章註云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於尚綱章註中每以為已二字言之蓋總欲人之慎獨耳

問敬與篤恭之別

附登善答

敬在心恭在容雖是一至俱至然學未達化則猶不能外

內合一若功用直至天下平所謂臨民御物件件是見乎外者由外遡內而知德所由來淵厚深渺非一日之積故說个篤恭

淮雲問答兩編 先大父手筆刪定前此亡弟晉夫錄

出今余編輯大父全書者三見兩編中遺江升士先生一人乃取原本細閱升士先生所答與諸先生講論先大父每多節取雖不能盡如前編之純粹明快然亦皆見道之言而非僅如王文成所謂金玉屑也因補錄之先大父未答之條間有發明於文集及日記中者乾隆

十年丁丑仲秋下九日蔚村後人陳陸溥乾如又識

書淮雲問答後

儀幼不敏承先君子之訓頗知好尚見當世科舉之士雖誦
讀孔孟而悖戾師說恣行非義心即自恥有不欲苟同之志
顧所遇多厄無賢師良友相與講明訓正弱冠以來漸日放
廢泛濫詩文旁及玄釋間從一二豪勇習擊射兵戰之法悵
悵無之坐耗日月不知凡幾矣自是以後疊遭事變操心慮
患匪朝伊夕每遇讒詬叢生怨謗交作輒呼天自明困窮抑
鬱中往七見已心與天心相通處既而思之曰豈惟我心凡
人心皆與天心通人苦不自知耳因謂孔孟言仁從來註說

甚衆不如人心天理四字明白確當自是始識得一仁字至
丙子友人虞九江兄以了凡功過格相約儀心甚愛之已而
覺其儒釋混淆本末顛倒揆之義理多有刺謬乃創為格致
編并約友人聖傳盛兄言夏陳兄為隨事精察之學當此之
時亦第謂讀書行善儒者之常初未嘗知人世間有所謂道
學一途而亦不敢謂聖人之可以學而至也從事一兩月用
力頗銳四書傳註嘗若有人從耳旁告語者一日方途行忽
悟敬天二字為聖門心法胸臆之間如撤去墻壁一時驚喜
不知從何而來明道所云吟風弄月孟子所云手舞足蹈未

可以言語相喻也自是又識得一敬字由此知天下之人無
一不可為聖賢惜乎有其心而無其法耳三月望後諸兄咸
集儀齋互相講貫時虞九兄尚兼事釋學各執已說互相持
不下翌日儀更作書論動靜之理言夏賦詩相答且告諸虞
九力正其謬虞九亦奮然決去一時之間四人相對純如也
回人之中言夏天資又最高每與儀橫經坐論並榻卧語有
不合輒相對質難及其合也相悅以解蓋不知言夏之說出
於儀抑儀之說出於言夏也儀嘗謂言夏曰古人之中契厚
知心者有之未必相從而講道抑相從講道者有之往々挾

持私說分立門戶求其虛心從理舍己不吝如吾兩人蓋未
可多得耳言夏亦以為然由是相勉不倦戊寅又得友人錢
兄蕃侯夏兄王汝江兄升士王兄登善皆篤志求道勇於自
言夏更為考德課業二錄以相稽核稍上擴充之每旬日必
相聚論學雍容竟日暇則課文習射風雩咏歸蓋駸上乎有
鹿洞鶯湖之樂矣冬儀遭家大人之變寢處苦塊不敢與聞
德業至己卯夏言夏諸兄有淮雲問答之舉儀以居憂不敢
聞命諸兄相強勉爾涉筆荒迷日久不知所云顧視諸兄如
在天上秋間言夏輯而錄之又從而為之序曰以存始事用

識不忘印溪尊素曹兄有志窮理盡性之學聞而樂甚今年
春亦與其列嗚呼盛矣聖人之道自程朱而後絕續者幾五
百載降至今日蓋不知仁義為何物強而語之不以為迂則
以為怪而諸兄乃津上好之又從而擴充之雖由此而至於
開來繼往亦奚難哉憶昔幼年之時先君子教儀書曰讀書
成聖賢古人之學讀書中進士今人之學又曰汝今年十六
當思宣聖志學何年讀聖人書所學何事儀時方少未甚深
願今日讀諸兄問答殆真所謂古人之學聖人之事矣而先
君子不及見嗚呼其可痛也夫其可痛也夫庚辰孟春弟

陸世儀識

石者文書三

陸世儀印

